

拓出来的食品： 豆 丝

我喜欢这个“拓”字胜于豆丝本身。一张乡间豆制品居然是拓出来的，想想都是件艺术品，想想你都会执着地前往，以图一饱眼福，伴之以解口馋。一道农家菜，也不是菜，相当于点心。也不是点心，相当于茶品，以艺术品的形式存之于世，这在全国的乡间饮食文化中可能少之又少了。请您注意，这里量词我用的是“张”，符合艺术品的构件要素，我们从不称呼它“个”或“碗”之类。“一个豆丝”显得没了章法，“一碗豆丝”显得俗不可耐。

是不是我们的祖先或这里的土著是一名书法大家？他把农家制作的一种豆制品想象成拓片了。我坚信我的想象，我坚信我们祖先的智慧。那田野的空旷，那泥土的清香，那稼穡的舞姿，那农人的俊俏尽被这张拓出来的豆丝原原本本地烘托出来，让人美不胜收。

我想到了小时候见到豆丝便如馋猫一样的场景了。新拓出来的豆丝，出得锅来，香而嫩，爽而脆，不焦不黄，茵茵亮亮，蛊惑我急切地抓到手上，烫得我蹦蹦跳跳，然后左手换右手，右手又换左手，忙不迭地馋啃一口，又烫，又舍不得吐，又吞不下去，只好不停地唆嘴——我没搞清楚是唆嘴豆丝，还是豆丝唆嘴。母亲见状，一旁眯眯笑，父亲一旁狂骂。现在想来，如果我还是一名画家，我能画出八米长卷的《拓豆丝全图》来，用这般急不可耐的妙境，画出“一日上树能千回”的农家孩子在一张豆丝面前的无奈而亡赖的神情。

与这个拓字对应的是“丝”字，想来一定指的是它的制作过程。

豆丝由浸泡过后的大米与浸泡后去其外衣的绿豆共同用石磨磨成浆，再进入锅中拓成的产品，也有用黄豆的，但黄豆没有绿豆的饱满，没有绿豆产生出来那种绿茵茵的生动景象。口感也不一样，绿豆拓出来的豆丝韧性强，口感糯，滋滋润润的，似一位有涵养、懂修为的乡村儒雅秀才。

拓豆丝是一件十分隆重的事，在乡下。要看个日子，庚日？丙日？我家一般由父亲思虑裁定。裁定了日子，便开始张罗，既要准备拓豆丝的大米与绿豆——在20世纪的乡村，轧米厂在腊月也是要排队的——又要与村子里其他人家商量石磨的事情，不像现在有了电磨。那时石磨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，一般是几家几户共用，所以不能擅衫了。必须你家上午，我家下午，你家今天，我家明天地先后排队敲定。

我看见母亲将磨好的豆浆用盆用瓢舀至灶台边，那乳白色的豆浆，母亲用瓢舀时一条长线，慢条斯理地流至盆中，漂亮极了，也只有在这时，才能感受到丝的模样，这样的状态家乡称之为诗诗文文的，有一种诗的气质。实际这时已经有香味了，一股清香，泥土的清香入肺入脾。

拓豆丝对灶膛的火也是十分讲究的。印象中最好的莫过于干枯的松针，家乡人称之为松毛。它火势旺，但它有说消散就消散的釜底抽薪的功效——这正是拓豆丝所需要的火候。所以20世纪每至深冬，一个屋场，打头人（有的是生产队长）会召集大家开个会，商量开山的事，所谓开山就是家家户户上山斫柴桢桢。一定会是一晴好的日子，大家上山斫柴桢松毛，为拓豆丝做些准备。也有没有山场的屋场，那样便没有了松毛，那便只好退而求其次，用节节草了，节节草拓豆丝要逊色很多，因为其火候难以控制，稍不留神便焦了。

我喜欢豆丝拓的过程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母亲舀半瓢豆浆，沿锅匀称地旋转三百六十度，然后用蚌壳，我们叫湖壳（家住泊湖边，估计因为蚌长在湖里的缘故）单手几乎一千零八十度螺旋式下降旋转，到锅底时，正好豆浆薄薄地拓满锅，不多不少，就像一张宣纸铺在了某件碑文石刻或青铜器上。然后用斗笠盖上，真切切记得是用斗笠而不是用锅盖，我感觉是因为斗笠散气。等斗笠上面的气成团上升，便熟了，掀开后，母亲还轻轻散几下，然后轻轻拍打后取出，一张豆丝便有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。

半瓢豆浆？有人问我，我不能肯定。一千零八十度？我也不能确保。但母亲那手那兰花指，旋转着拓，是螺旋而不是往返，我看得真切，有诗意，有诗情。所以我又想，何不就叫拓豆诗呢！

在乡下，拓豆丝还要请人吃，不请人吃不热闹。大家叫上至亲叫上好友，红烧肉一大钵、红烧鱼一大盆，几个青菜做点缀，喝上三五盅，这也是农人们最幸福的时辰。

一家人吃了喝了过后，便开始切豆丝，将一张张冷却了的豆丝切成一段一段，准备第二天晾晒，晒干的豆丝易于保管与收藏。春暖花开之日便是这些豆丝招待客人之时。

在我老家，拓豆丝这件事如今仍然普遍健康地存在。人们并不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变它那份原始的乡村缠绕。每到十冬腊月，乡里乡亲，几乎是奔走相告，大家仍然遵循着那套老做法。此时，每个村庄都像过节，你请我，我请你，几乎就是东家饯到西家。甚至在外打工者，每至冬至前后，便发来微信告诉父母或堂客：家里什么时候拓豆丝呀？别忘了告诉我，我要回家吃豆丝。



金国泉，男，安徽望江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散文、文艺理论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记忆·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。

◆草木情深

春鲜莫过头刀韭

梁永刚

昔日乡间，房前屋后，都连缀着一方篱笆围成的小菜园，每到春来，盎然绿意淌满一地，韭菜、菠菜、小葱，在微风中争相摇曳，成为一抹生动亮色。

韭菜是“懒人菜”，一次种植，多年享用，冻不死，热不死，旱不死，春夏秋三季，一畦畦韭菜，青绿肥嫩，掐而复生，生而复掐，总也掐不尽，吃也吃不完。

韭菜有春韭、夏韭、秋韭之分，春韭香气浓郁，夏韭辛辣刺鼻，秋韭略带苦涩。就像弟兄几个，各有各的性格，各有各的擅长。

乡间吃韭菜，都爱头一茬的春韭，俗称“头刀韭菜”。乡间流传着一首《四鲜歌》：“头刀韭，谢花藕，新娶的媳妇，黄瓜瓜。”虽土得掉渣，却生动有趣，春韭之鲜，可见一斑。春吃韭菜正当时，此时的韭菜，色秀香浓，叶嫩味鲜，没有夏韭的辛辣，叶质肥厚，没有秋韭的苦涩，可谓香中带甜，鲜嫩适口。

乡谚说：天九尽，地韭出。春回大地，万物萌生，在泥土中憋屈了一冬的非菜宿根，借着氤氲升腾的地气，蓄势待发，孕育生机。“一畦春雨足，翠发剪还生。”虽然还是春寒料峭，但只需一场春雨的撩拨，韭菜宿根

便从梦中醒来，破土而出，抽出嫩芽，去赶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。

刚萌发的韭菜新芽，不是天青色，也不是草绿色，而是红中泛紫，楚楚动人。过不了几天，新芽出落成弧形外翻的新叶，很像君子兰刚发出的嫩芽。时令更迭，宛如赛跑，在跨越了立春、雨水、惊蛰的节气关卡后，春韭艰难缓慢地生长着，一点一点，一寸一寸，直到身披一袭翠衣，袅袅婷婷立于菜地，远远望去，宛如一汪盈盈碧水，又似一帧动人春景。

再过上一段时日，春韭渐次生出五个叶片，从青涩走向成熟。厚积薄发这个成语，用到春韭身上，一点也不为过。其个头不高，顶多也就一大炸，不过，因为储蓄了一冬的养分，叶片厚墩墩的，富有弹性和韧力，特别是头刀韭菜，叶质肥厚，味美鲜嫩，口感好，还有营养。乡谚说：早春韭，不起手；晚春韭，不上手。吃春韭的好时候，没有几天，早了，太嫩；晚了，太老，吃着有些柴，还垫牙。

老辈人常说：三天不吃青，两眼冒金星。对于北方人来说，吃了一冬的干菜黑



◆人间小景

寻常烟火是美景

邓友伟

天边泛起淡淡的鱼肚白，喧嚣一夜的城市还未完全苏醒，我走在熟悉的小巷中，感受着这份寻常的烟火气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

寻常烟火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温暖而柔和。它穿过薄雾，洒在老街的石板路上，映照出岁月的痕迹。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青石板，仿佛在低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。老街两旁的店铺陆续开门营业，老板们忙碌的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亲切。早点摊前，香气四溢的烧饼和金黄酥脆的油条散发着诱

人的味道，摊主们手法娴熟地为每一位顾客打包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

寻常烟火也是街头巷尾的人间百态。卖菜的大姐们早早地将新鲜的蔬菜摆放在摊位上，绿油油的青菜、红彤彤的番茄、水灵灵的黄瓜，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孩子们背着书包，欢声笑语地奔向学校，他们的蓬勃朝气为这寻常的早晨增添了几分活力。老人们则悠闲地在公园里散步、聊天、唱戏、下棋，享受着这宁静而美好的时光。

◆信笔扬尘

春读红楼品香茗

徐 静

春回大地，暖阳融融，新绿初绽，正是品味香茗的好时光。如今，人们常把喝茶当作一种日常的休闲享受，可在古人眼中，品茗不仅是味蕾的愉悦，更蕴含着修身养性、感悟人生的深意，是一场与心灵对话的仪式。

我国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里，对茶的描写细腻入微，将茶文化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第四十一回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”中，贾母带领众人来到栊翠庵，妙玉亲自烹茶相待。她先是捧上一盏老君眉给贾母，贾母尝了一口，便问：“是什么水？”妙玉笑回：“是旧年蠲的雨水。”这一问一答间，尽显贾母对茶的讲究和妙玉的茶艺精湛。

曹雪芹对妙玉泡茶的过程进行了细致描绘。妙玉将那珍贵的梅花雪水从瓮中轻轻舀出，置于炉上慢慢煮沸，水汽氤氲中，茶香似乎已经开始弥漫。随后，她以优雅的姿态将茶叶缓缓投入精致的茶具，动作轻柔而娴熟。待茶汤泡好，妙玉将茶盏一一奉给众人，那茶盏在她手中宛如艺术品，每一道工

序都充满了仪式感。

宝玉、黛玉、宝钗三人被妙玉请进耳房，妙玉拿出自己常用的绿玉斗给宝玉斟茶，又特意为黛玉、宝钗准备了珍稀的茶具。黛玉问：“这也是旧年的雨水？”妙玉冷笑道：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。我只吃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么尝不出来？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，如何吃得。”这段对话，不仅体现了妙玉的高洁与孤傲，更将茶的讲究推向了极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品茶的过程中，曹雪芹着重刻画了妙玉的心境与追求。妙玉身为出家人，却对茶有着极高的追求，她用珍贵的梅花雪水泡茶，不仅是对茶味的极致追求，更是她内心纯净、超凡脱俗的体现。她通过茶，与宝玉等人进行着一场心灵的交流，在茶香四溢中，展现出独特的人格魅力。

在中国，茶文化源远流长，已有数千年

历史。传说上古时期，神农氏尝百草时，偶然间发现茶叶煮水饮用可解毒，茶文化便由此发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茶从简单的药用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饮品。唐代，茶圣陆羽著《茶经》，详细阐述了茶的起源、制茶工艺、烹茶方法等，将茶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此后，茶在文人雅士间广为流传，成为他们寄托情思、抒发胸臆的重要载体。

古人品茶，讲究环境、心境和茶具的搭配。在幽静的庭院中，或于山水之间，摆上一套精致的茶具，煮上一壶香茗，在袅袅茶香中，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。他们认为，品茶能使人内心平静，忘却尘世烦扰，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。正如苏轼所说：“从来佳茗似佳人。”茶，不仅是一种饮品，更是一种精神寄托。

当然，“品茶修身”并非迷信，而是有着科学依据。现代研究表明，茶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、咖啡因等成分，具有提神醒脑、抗氧化、降血脂等功效。经常品茶，不仅能滋养身体，还能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片刻宁静，放松身心。

如今，每至春日，人们在踏青赏春的同时，也不忘泡上一杯香茗，感受茶香带来的宁静与美好。当那一缕缕茶香萦绕在鼻尖，一切喧嚣与疲惫都被抛诸脑后，让人在茶香中感悟生活的真谛，享受这片刻的惬意时光。

◆小说世情

雪 粒 子 簌 簌 落 在 桂 花 嬢 的 蓝 布 头 巾 上 ， 像 撒 了 把 盐 。 她 扶 着 门 框 往 坡 下 望 ， 那 一 垄 上 海 青 在 雪 幕 里 泛 着 绿 ， 蜷 缩 的 叶 片 像 是 竖 着 耳 朵 在 等 谁 回 来 。

桂 花 嬢 的 脸 上 没 有 一 丝 喜 色 ， 她 的 心 思 已 经 飘 到 了 千 里 之 外 。

“哥 的 火 车 该 过 衡 阳 了 。” 小 芹 心 里 想 着 ， 把 火 盆 往 门 边 挪 了 挪 ， 竹 针 在 毛 线 里 穿 梭 得 飞 快 。 绿 茸 茸 的 线 球 像 一 棵 小 青 菜 ， 绿 得 晃 眼 。 她 特 意 选 了 新 上 市 的 墨 绿 色 毛 线 ， —— 小 新 哥 总 在 视 频 里 说 ， 莞 城 的 天 总 灰 扑 扑 的 ， 不 像 老 家 ， 开 门 就 见 绿 ， 空 气 也 是 甜 的 。

桂 花 嬢 的 布 鞋 在 门 槛 上 蹭 出 两 道 湿 痕 ： “ 昨 儿 夜 里 灶 王 爷 打 喷 嚏 ， 准 是 这 小 子 馋 青 菜 豆 腐 了 。” 她 忽 然 弯 腰 抓 了 把 雪 ， 雪 团 子 在 手 心 化 成 混 浊 的 水 ， “ 那 年 他 爹 ……”

“ 嬢 ！ ” 小 芹 的 竹 针 “ 啪 ” 地 戳 进 线 团 。 十 六 年 前 那 场 事 故 像 是 老 寒 腿 ， 阴 雨 天 总 要 发 作 。 雪 地 里 的 脚 手 架 、 卷 款 逃 跑 的 工 头 、 疯 疯 癫 癫 出 走 的 娘 ， 还 有 桂 花 嬢 一 夜 白 了 的 头 。 桂 花 嬢 就 是 在 那 时 白 了 头 ， 从 祖 母 变 成 了 嬢 。

雪 还 在 下 ， 厚 厚 的 积 雪 堆 满 了 垄 沟 ， 偶 尔 露 头 的 一 点 点 菜 绿 和 耀 眼 的 白 雪 形 成 了 鲜 明 对 比 。 看 着 飘 飘 忽 忽 的 雪 花 ， 桂 花 嬢 的 眼 神 又 变 得 恍 惚 起 来 。

山 里 的 菜 ， 甜 ， 又 鲜 ， 没 有 半 点 青 草 气 ， 特 别 是 霜 打 过 的 青 菜 ， 出 了 锅 软 软 嫩 嫩 的 ， 做 成 青 菜 汤 饭 、 青 菜 面 鱼 、 青 菜 包 子 、 青 菜 炖 果 ， 一 家 人 都 喜 欢 吃 。 遇 上 下 雪 天 ， 端 上 一 锅 热 腾 腾 的 青 菜 豆 腐 ， 那 是 小 新 的 最 爱 。 想 到 这 ， 桂 花 嬢 脸 上 不 觉 露 出 了 笑 。

手 机 贴 着 大 腿 发 烫 。 三 小 时 前 ， 同 学 微 信 群 里 在 疯 传 ， 说 县 医 院 收 治 了 一 位 东 莞 回 来 的 伤 员 。 东 莞 ？ 小 芹 心 里 一 咯 噔 。 眼 前 仿 佛 有 一 只 手 —— 一 只 裹 着 白 纱 布 的 手 一 直 在 晃 ， 晃 着 晃 着 ， 忽 又 变 成 了 一 片 雪 光 ， 刺 得 人 流 泪 。

“ 问 问 ， 你 哥 到 哪 了 。” “ 快 到 县 城 了 吧 。” “ 到 县 城 了 吗 ？” “ 快 了 ……”

手 机 也 不 接 ！ 小 芹 嘟 囔 着 ， 头 也 不 抬 ， 好 像 不 接 电 话 的 是 眼 前 这 一 团 不 说 话 的 线 球 。 她 不 敢 将 微 信 群 里 的 事 告 诉 嬢 。

纷 纷 扬 扬 的 雪 花 终 于 停 下 了 ， 天 空 也 慢 慢 暗 下 来 。 屋 外 ， 那 一 垄 青 菜 依 然 泛 着 雪 光 ， 只 是 不 再 像 白 天 那 么 刺 眼 。

“ 青 菜 滚 豆 腐 ， 日 子 长 如 路 。” 桂 花 嬢 望 着 门 外 满 地 的 积 雪 自 言 自 语 。 青 菜 豆 腐 保 平 安 ， 这 是 老 家 祖 祖 辈 辈 挂 在 嘴 边 的 口 头 语 。

小 芹 心 里 明 白 ， 嬢 的 话 是 说 给 她 听 的 ， 该 下 地 割 青 菜 了 。

以 前 可 不 是 这 样 。 以 前 每 次 要 下 地 割 菜 ， 桂 花 嬢 就 急 忙 忙 出 来 制 止 ： 急 啥 呢 ， 再 等 几 天 小 新 就 要 回 家 了 。

轻 轻 扒 开 雪 ， 露 出 一 棵 碧 绿 绿 的 青 菜 ， 醉 眼 。 当 月 牙 镰 割 向 菜 茎 的 一 刻 ， 小 芹 仿 佛 听 到 叶 底 传 上 来 一 声 “ 疼 ” 。 拿 刀 的 手 有 些 颤 抖 。 看 着 一 垄 青 菜 一 棵 棵 倒 下 ， 她 眼 前 似 乎 起 了 一 层 薄 雾 —— 一 个 没 有 冬 天 的 城 市 ， 一 副 副 冰 冷 的 脚 手 架 ， 雾 中 隐 约 可 见 ……

夜 色 漫 过 菜 垄 时 ， 灶 火 给 满 墙 奖 状 镀 了 层 金 。 “ 秀 姑 工 巧 ” “ 生 产 标 兵 ” 在 油 烟 里 卷 边 ， 像 卷 曲 的 菜 叶 。

“ 哪 ， 哪 ， 哪 。” 手 机 突 然 在 围 裙 口 袋 震 动 ： “ 妹 ， 刚 过 衡 阳 。” 她 转 身 要 喊 ， 却 见 桂 花 嬢 靠 着 门 框 打 盹 ， 苍 老 的 手 里 还 攥 着 那 团 绿 线 球 。

看 着 眼 前 这 一 垄 伏 地 的 青 菜 ， 和 垄 沟 边 厚 厚 的 积 雪 ， 小 芹 眼 眶 里 溢 满 泪 水 。 她 想 说 ， 这 一 垄 过 冬 的 青 菜 真 是 好 啊 ， 绿 是 绿 ， 白 是 白 ， 像 冬 天 该 有 的 样 子 。

远 处 ， 传 来 冰 棱 坠 地 的 脆 响 。

